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十三

東漢二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十三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東漢二

馮　異

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光武時由主簿累拜征西大將軍後代祭遵爲征虜將軍封應侯定封陽夏侯卒謚日節

誰將絕代丹青筆寫幅南宮避雨圖竈下君臣猶父子道旁主簿更司徒謂鄧禹赤龍夢解昇天應朱鮪兵能掃地驅大樹憑公風韻別將門廉讓化東都

南宮 光武避王郎兵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渡虖沱河至信都

父子 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本光武語

主簿 初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其後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日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赤龍 朱鮪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諸將入賀勸光武即帝位光武辭異固請光武曰我昨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愼之性也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大樹 先是軍中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日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耿弇 字伯昭扶風人光武時累拜建威大將軍封好時侯卒年五十六謚曰愍

君。王。莫。笑。小。兒。曹。落。落。英。年。一。世。豪。父。子。蒼。黃。紓。寇。藪。弟。兄。青。紫。起。戎。韜。籌持趙殿陳前席矢截齊城解佩刀贏得侯封親尙健。人生快意此奇遭。

兒曹 時弇年二十一聞光武在盧奴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

落落 帝嘗曰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父子 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其父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擊破王郎追及光武於廣阿

青紫 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

趙殿 初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牀下請閒因說光武定河北

韋懷註曰溫明殿趙王如意之殿也

矢截

攻張步時引精兵橫突於東城下大破之會有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去左右無知者

侯封

建武二年弇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

尙健

弇父況封牟平侯建武十三年乃卒諡曰烈

樊重

字君雲南陽湖陽人縣中推爲三老年八十餘卒世祖追爵爲壽張侯諡曰敬立廟

於湖陽

凌雲高閣敞重堂灌注魚池百頃長自出豈知新主貴

有求不使債家償五侯守禮傳三世九族推恩贍一鄉

喬木森森餘梓漆尙留美蔭在南陽

高閣

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

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魚池凡魚池畜牧自出子宏字
重堂高閣陂渠灌注有求必給靡卿襲
封壽張侯債家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
世祖之舅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
從勑竟侯樊氏侯者三世董善農稼好貨殖性溫
不肯受五凡五國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
孫朝夕禮敬推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
常若公家恩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
田二頃解其忿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
訟遠近稱美梓漆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
笑者咸
求假焉

衛宏 字敬仲東海人光武時爲議郎

毛萇傳鄭康成箋前後列中間詩序又聯編妙宣風雅包
唐訓徒泥文辭笑宋賢東海漆書兼古學西京雜事得

新篇韓嬰並軌分齊魯四始於今義炳然

鄭箋 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華博物志云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海相康成是郡人故以爲敬云

詩序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令傳於世

古學 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

新篇 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

湑于蔡 字孟孫北海湑于人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肅宗以禮徵詣公車除議郎遷侍中騎都尉後卒官詔書褒卹

清風北海迥超倫不慕榮名自樂貧樹下孰知栽果主

草中常避刈禾人敷施道德來丹陛薦引賢才達紫宸

回憶幽居山澤僻幾會禮度稍忘遵

榮名恭善說老子清裁果家有山田果樹人或刈禾
靜不慕榮名侵盜輒助為收採
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道德為侍中時進退陳
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政皆本道德帝與
之言未嘗肅宗禮待甚優其所初王莽末
不稱善賢才薦名賢無不徵用山澤歲饑兵起
百姓莫事農桑恭獨力田耕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
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復客隱瑯瑘
黔陬山遂
數十年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光武時署破虜將軍
强都護將軍拜執金吾封冠軍侯定封膠
東侯加特進
卒諡曰剛

折衝千里壯圖開六國興亡一論該解。擇。帝。王。原。特。識。

能兼將相是全材鼎調固始李通同官贊車戴雍奴寇恂結友回莫謂功臣松夢少金吾參議壓雲臺

折衝　光武嘗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

六國　初更始政亂諸將放縱復說漢中王劉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事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

將相　少好學習尙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固始　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

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建武三十一年卒

雍奴 見寇恂詩註

銚期 字次況潁川郟人光武時歷官衛尉封安成侯卒謚曰忠

威。容。絕。異。氣。崢。嶸。奮戟瞋呼左右驚鉅。鹿。身。登。先。陷。陣。

李。熊。首。服。不。窮。兵。清陽 齊地縣名 背水王師繼魏郡搜山大

姓平信義自持還愛主。期門數數阻微行。

威容 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

奮戟 從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王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日趣衆皆披靡至門門已閉攻之得出

鉅鹿 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

遂大破之

李熊

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

背水

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淸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

大姓

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淸平

信義

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吳漢

字子顏南陽宛人光武時歷官大司馬封舞陽侯定封廣平侯卒謚曰忠。

廣都八克指成都。躍馬公孫一戰誅。刺客深讐銷兩帥。降軍善諭借孤儒。門開鄴郡精兵伏。路入幽州突騎驅。可惜華陽三日火。朝廷酸鼻向西隅。

躍馬 公孫躍馬而稱帝本左太沖蜀都賦

兩帥 謂來歙岑彭漢從岑彭伐蜀彭為公孫述刺客所殺漢連戰進逼成都不利乃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自是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敗走高午奔陣刺述殺之

善諭 始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日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

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

鄴郡

初光武因謝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其將陳康降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納漢等及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幽州

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

酸鼻

漢既平蜀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

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光武除爲郎中給事尚書拜僕射遷司徒中元元年卒賵賻有加

不信英君喜怒偏璽書黃鉞怵推賢若非給事情相屬
幾致司徒禮莫全慈母龍章宣殿上功臣爵秩定軍前
初終任職由恭約何待聞言始省愆

喜怒 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嘗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成仁耶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

釋事理帝意稍解

慈母

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

爵秩

初勤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日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厥服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尙書衆事皆令總錄之

恭約

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日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令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貴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周黨

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復徵辭去隱居黽池

豈眞處士盜嘉稱釣采華名誚范升黃綺暫來辭漢職

巢由終老卻唐徵秋嘗春禴祠千古短布單衣陛一登

原是勑身能勝暴賊鋒何忍肆憑陵

范升

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周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言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暫來

再破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嘗禴

黨終隱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

勑身

黨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

陰興

字君陵南陽新野人光武初爲黃門侍郎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拜衛尉卒年三十九追謚曰翼侯

黃羊祀竈世豐財○仁孝能消盛滿災○戒到亢龍甘菲薄○將從武騎闢蒿萊○曾聞官職難私友○未有英賢肯棄才○梁竇若知謙挹貴○何由雨露轉驚雷○

黃羊　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爲相君宣帝時有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

亢龍　興爲陰貴人母弟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再三固讓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武騎

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以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
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
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官職好施接賓然門
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無俠客與同郡
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
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
以財終不為言是棄才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
以世稱其忠平威重與疾病帝親臨問以政
事及郡臣能否頓首日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
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帝遂擢廣
為光祿勳嵩為謂梁冀
中郎將監羽林梁實實憲

馬武

字子張湖陽人光武時累拜捕虜將軍封
山都侯進鄃侯坐事徙揚虛侯上將軍印
綬明帝立復
為捕虜將軍
嗜酒敢言同列畏殿前笑樂起行觴將來上谷追平谷

帝望漁陽定洛陽七百戸償羌寇破數千人掃隴軍彊
使功使過權衡當應念叢臺語未忘

敢言 武為人嗜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

上谷 初世祖拔邯鄲請謝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剋既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

平谷 從討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還陷陣故賊不得追及次小廣陽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後靡而還

七百 羌寇隴右武率眾討斬六百級羌乃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戸並前千八百戸

數千 初武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隴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

戟奔擊殺數千人嚣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

王　霸　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光武時拜偏將軍累官上谷太守定封淮陵侯在上谷二十餘歲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

神祐金刀具命膺滹沱解凍忽堅冰躍魚同兆王舟順畢騎連呼御輦乘轉漕平城安紫塞屯田函谷闢青脞太原儒仲甘高隱終讓雲臺上將登

堅冰　光武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

躍魚　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

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
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
也章懷註云今文尚書曰武
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

轉漕

霸爲上谷太守治
飛孤道堆石布土
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
小數十百戰洞識邊事數上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
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轉輸事

屯田

始霸嘗爲
之勢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

屯田

討虜將軍
屯田新安閱二歲屯田函谷

太原

同時又有一王霸
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

太原

字儒仲太原廣武
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
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以壽終

藏宮

字君翁潁川郟人光武時歷官輔威將軍
封成安侯定封朗陵侯爲廣漢太守拜太
中大夫遷城門校尉左中
郎將明帝初卒謚曰愍

伊吾馳驟騎雲屯黃石師柔閑玉門所樂樂人恢帝度

以。威。威。狄。拒。臣。言。西征旗幟聲先聳北擊鞱鈐志尚存

星列將臺休士卒何須雄略著樓煩

伊吾

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宏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驟王之陳乎本范史論

樂人

宮與馬武再上言狄患旱蝗若整武事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西征

初宮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進拔綿

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

攻拔繁郫與吳漢共平蜀

王丹 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光武時徵為太子少傅坐舉士免復徵為太子太傅其後遜位卒於家

關西大俠氣英豪。機杼惟君手自繅。結綬蕭朱交竟隙

彈冠王貢誼方高拜酬公子知心少撻到兒郎把臂勞

載酒田頭懲惰懶此風先已起蓬蒿

機杼 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日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王貢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自丹欲往奔尉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

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交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公子

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以太子少傅就徵霸遣子昱侯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載酒

始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侯勤者而勞之其墯爛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

田頭

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

嚴光

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世祖即位三聘始至拜官不屈建武末卒年八十

龍爭虎戰息氛埃。多事羊裘物色來。赤伏符將崇讖緯。

黃圖運啟集賢才。客星一夜辭宸極。明月千秋照釣臺。

咄咄狂奴君莫笑東京氣節故人開

羊裘

先是光與帝同學帝即位後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

赤伏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

客星

帝迎光入宮與道舊故光嘗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狂奴

光徵至京時投札與侯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劉隆

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世祖初為騎都尉封亢父侯守南郡太守免復為中郎將進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定封慎侯卒諡曰靖

麓泠搜穴到金溪銅柱勳高竟與齊驃騎聲威除二孽
虺蛇氛祲靖羣黎南陽田璽開恩綱東粵疆平息戍鼙
功佐伏波讒不起載車幸未謗珠犀

麓泠 隆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別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章懷註云交阯郡麓泠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則徵側等所敗處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麓音麋泠音零徵貳者徵側之妹

驃騎 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進驃騎將軍

田璽 先是天下璽田多不以實百姓嗟怨隆時為南郡太守坐徵下獄其儔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

珠犀 馬援平交阯還載薏苡一車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伏隆

字伯文琅琊東武人湛子拜光祿大夫奉使張步被害

降旗滿眼使還車畀附人偕進鰒魚功比酈生原不讓節持蘇武較何如穴銷蟻聚驚移檄爵啟狼貪急上書流涕闕廷君父惜他年魂慰克青徐

鰒魚 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以告青徐羣盜見檄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

酈生 帝嘉其功比之酈生

上書 光武拜張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

君父 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建武五年張步平

宋　宏　字仲子京兆長安人光武時歷官大司空封宣平侯在位五年免官數年卒

毋忘貧賤棄糟糠陰雨何心使下堂建武昔應慙郭后

司空今見代王梁屏描美色規與主琴臯繁聲誠議郎

不就赤眉風操著渭橋流水有餘芳

下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宏引見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對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郭后帝嘗廢郭后而立陰后王梁初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俄代王梁為大司空美色宏當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笑謂宏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繁聲帝嘗問宏通博之士乃薦

沛國桓譚博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
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
不悅何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始宏
譚至不與席讓其數進鄭聲而亂雅頌渭橋在哀
平間作侍中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宏逼迫不得已
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

鮑永字君長宣子先事更始為大將軍封中陽
侯光武即位徵為司隸校尉拜兗州牧視
事三年
卒官

名尊二鮑避朝中司隸依然繼父風下馬故君心可白
椎牛知已涙為紅賊擒闕里潛除道衆散長安恥見功
不礙去妻因叱狗子孫忠孝幾家同

二鮑
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
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

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
嘗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故君

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
永曰親北面事人甯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
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
家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
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
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封為關內侯遷揚
州
牧

知已

初為郡功曹莽以永父宣不附已欲滅其子
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
擁護召以為吏嘗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
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
門永感其言及諫卒
永白送喪歸扶風

除道

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
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
守承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
皮常等各于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
故荊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
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閈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

禮助吾誅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

見功

更始時永爲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光武卽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永行喪卽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詣河內帝見永閒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

吒狗

永事母恒少君至孝妻嘗於毋前吒狗永卽去之

子孫

子昱太尉孫德大司農曾孫昂亦有孝義節行

竇融

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初自號河西五郡大將屬國都尉歸光武拜大司徒行衛尉事封安豐侯明帝時卒年七十八謚戴侯

扶風家世守河西斗絕羌胡衆志齊葉拒三分嗤逐鹿
兵從五郡異連雞朝天苦自辭簪紱避地曾經靖鼓鼙
垂老乞骸恩眷篤上樽珍膳使頻齎

河西

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尙擾不欲出關因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與梁統等計議以河西斗絕在羌胡中同心戮力可以自守當推一人爲大將軍保全五郡觀時變動乃共推融

三分

諸郡太守皆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不聽羣臣言尉佗三分之計

五郡

融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簪紱

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帝不許後入朝久之兄子林以罪誅帝始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之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

恩眷

融年旣老子孫縱誕多不法長子穆遂交通輕

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帝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
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
有詔悉復追還會
融卒賻送甚厚

李 通 字次元南陽宛人更始拜爲大將軍封西
平王光武即位徵爲衛尉封固始侯拜大
司農前將軍進大
司空卒諡曰恭

昆○陽○雷○雨○助○龍○飛○從○弟○城○南○亦○奮○威○阜○賜○駢○誅○伸○撻○伐○
蕭○曹○等○烈○篤○樞○機○功兼調燮新朝煥性最謙恭舊第歸
終是用齊燕恥雪○輔臣未與讖文違○

從 弟 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通以圖讖說光武
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久乃定
謀與通從弟軼起於宛進拔棘陽斬之莽前隊大夫甄
阜屬正梁邱賜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王莽聞阜賜

死乃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圍昆陽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自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

蕭曹

後光武天下略定通爲大司農欲避榮寵以病乞身司徒侯霸曰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破家爲國忘身奉主功德最高宜令居職未幾引拜大司空

謙恭

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特見親信然性謙恭常欲遠權勢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親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

用齊

范史贊曰昔蒙穀負書不殉楚難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鄧晨

字偉卿南陽新野人更始時爲常山太守光武即位封房子侯拜光祿大夫復爲汝南太守定封西華侯卒謚曰惠

何至新都作國師更名應讖太狂癡焉。知。非。僕。歸。青。眼。

不易惟王掃赤眉北道主人恒郡給南陽賓客潁川隨
烏能擇木千秋識鬱鬱葱葱許早窺

更名劉歆更名秀應讖王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恒郡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間行會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遣晨歸郡帝追銅馬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又遣委輸給軍不絕賓客始漢兵起晨將賓客會光武於棘陽更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略地潁川鬱葱望氣者至南陽言曰氣佳哉鬱鬱葱葱見光武紀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輔政召為郎稍遷酒泉都尉莽篡位變姓名逃匿建武時

署都水掾

早能聞語識眞龍何峨神君聽不聽械脫狴牢刑恐濫

陂修鴻郤澤常充稻秔香裏千疇綠荆棘叢旁一火紅

起廟圖形遺愛在至今猶誦汝南功

刑濫　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私己楊請託一無所聽遂共譖其受取賕賂鄧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觧獄吏恐遽自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

鴻郤　初汝南舊有鴻郤陂翟方進毀敗之汝南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

姓得其便
累歲大稔

火紅

晨悔過郎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
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起

廟

楊好術數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
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野王二老

不知何許人
建武時隱士

螳螂黃雀喻原親好獵尤虞虎郎臣將帥從戎因靖亂
王公守位在能仁棲偕巖谷人間世弋向雲霄物外身
旌帛蒲車何處訪皓然鬢髮大河濱

郎臣

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
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
郎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
多虎臣每郎禽虎亦郎臣願大王勿往也

守位

光
武

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耶昔湯郎
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郎紂於牧野而大城

於鄉鄙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郎人者人亦郎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而去莫知所在旌帛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見逸民傳論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世祖時歷官河南尹封被陽侯更封夜侯徵爲大司徒被累死於獄

原武循聲溯宿儒坐臧千萬太相誣推崇賢俊民人悅
教授英才弟子趨八世經傳眞博士一時寃雪大司徒
東邦禮震方求代南粵陳元又訟辜

原武更始以爲原武令光武平河北到原武遷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行太守事坐臧汝

南太守進司徒坐在汝南賢俊始守汝南推用賢俊
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政稱異迹在郡教授
數百人視八世歙家傳伏生尙書八世皆寃雪歙在
事九歲爲博士而歙性謙好禮讓獄諸
生守闕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
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
書求代歙死日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
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獲重辜歙門單子劬未能傳
學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使者衰師資之益乞
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巳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
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禮震謝承書日震字
贈印綬贖縑三千匹子復嗣爵仲威、光武嘉其
仁義拜
郎中

閔貢
字仲叔太原人建武中以博士徵不至

兩。端。喜。懼。去。無。端。始。嘆。鈞。衡。下。問。難。薇。省。幾。時。留。馬。足。

蓬廬一片鈌猪肝省煩舊雨思周黨卻聘高風啟魏桓
不救溺人將自溺俟時出處匪懷安

喜懼 嘗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後復徵不至

猪肝 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周黨 貢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爲弗及也黨見其吸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拔皇甫謐高士傳曰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頌耶受而不食

魏桓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魏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滅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

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按魏桓與貢同傳

溺人 見周燮黃憲傳

首按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於天地之閒人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候時 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概候時而處見總論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十四

東漢三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十四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東漢三

向長 字子平河内朝歌人莽大司空王邑辟之不就光武時出遊不知所終

從今家事勿相關五嶽登臨不肯還豈必羊求同掃徑只隨禽慶共游山死生平等心無累婚嫁安排性自閒取足反餘皆古道中和志尚絕人攀

羊求 蔣詡字元卿於杜陵舍中開三徑唯故人羊仲求仲與之游見三輔決錄 無累 長讀易至

損益卦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反長性尙中和貧
貴不如賤但未如死何如生耳餘無資食好專者
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建武中男女娶嫁旣畢
敕斷家事勿得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與北海禽慶
俱遊五嶽名山
竟樂以終老焉

耿純 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世祖初爲前將軍封
高陽侯拜東郡太守定封東光侯卒謚曰
成

歸燒廬舍赤心堅昆弟相依意貼然舉族隨龍羣從附
摧鋒射犬一軍全卒先就國滄州宅去後思君衛地還
何物癭揚誣讖記威風猶想勒兵年

廬舍 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
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

以奉迎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以絶反顧之望世祖聞而歎息

射犬

時赤眉青犢上江大肜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并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

就國

六年定封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章懷註云東光令滄州縣

思君

初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靜在東郡四歲去官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

衛地

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李通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

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復拜東郡太守吏民悅服按東郡舊衛地

癭揚 初眞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癭揚為王揚病癭欲以惑衆與賊交通純設計誅之并誅其昆弟以兵隨者因勒兵而出眞定震怖

邳形 字偉君信都人光武初為和成太守後拜大將軍定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拜太常轉少府免復為左曹侍中後就國卒

孰是與邦繫一言棄捐二郡失雄藩犬牙河北形交錯虎口關西勢并吞從諫轉圖基帝略拒降封爵念君恩邯鄲既拔完親屬忠孝由來有本原

一言 史論曰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形之廷對

其爲幾乎語曰一言二郡王郎反使其將徇地所到
可以興邦斯近之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
守不下時形爲和成太守任光爲信都太守形與世
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
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河北形并言釋此而歸豈
長安形廷對力陳其不可徒空失河北必更驚
動三輔墮損威重轉圖世祖善其拒降信都復反爲
非計之得者也言而止王郎即捕繫
形殳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形曰降者封爵不降族
滅形涕泣報曰形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
公之圉也公方爭國事形不得復念私會更始所遣
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形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
義
侯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更始時爲廷尉封知
命侯進鄧王光武時拜左曹漢忠將軍封
山桑侯卒
謚曰節

賢將誰來訪下江齊王勇略覩麾幢將軍知義兵皆屬
廷尉輸誠志早降此日開明歸北闕當時恭儉重南邦
心如金石蒙宸眷絶席承恩坐少雙

下江

常亡命江夏起兵雲杜綠林中聚衆數萬人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卯別入南郡藍田號下江兵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

齊王

時漢兵敗於小長安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卯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事常大悟曰劉氏復興卽眞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享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

知義

丹卯負其衆欲各自為王不受人制常心獨歸漢乃再三曉說其將帥下江諸將雖倔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卽引兵與漢軍合進破

甄阜梁邱賜還入昆陽與光武共破王尋王邑

開明

更始立以常爲廷尉行南陽太守事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甚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矣

金石

帝大會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

絶席

建武七年使屯長安拒隗囂拜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

郅惲

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光武末爲上東城門候授皇太子經歷官長沙太守坐事左轉芒長免歸避地教授久之病卒

天位當還漢統長正言何乃目爲狂脫因路指蒼梧去

發冢尸憐白骨傷關內小臣能拒帝殿中太子竟封王

可思鄭敬終高隱漁釣風猶在弋陽

蒼梧

惲仰占元象以爲漢必再受命乃西至長安上書王莽請其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人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

白骨

積弩將軍傅俊請惲爲將兵長史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願將軍收傷葬死謝天改政從之

拒帝

惲後爲洛陽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帝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封王

未幾以惲授皇太子經侍講殿中郭后既廢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引退而就王爵

鄭敬

初鄭敬隱於弋陽山中惲見道不行遂往從敬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

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吾足矣

趙憙

字伯陽南陽宛人初事更始爲中郎將封勇功侯光武時歷官太尉明帝初遷衞尉封節鄕侯章帝即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卒年八十四謚曰正

犢纔藺栗用愁難識是名駒乃極歡渠帥開門車影獨
諸王下殿劍光寒報寃且諭仇家避鞫獄惡能大姓寬
恩感英雄兼婦孺知君信義重朝端

藺栗

更始聞憙名徵之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藺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

名駒

憙既立功更始大悅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

開門

光武初立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

侯相憙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納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

下殿

其後帝崩憙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簒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憙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

仇家

初從兄爲人所殺無子憙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憙以因疾報殺非仁者之心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臥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憙憙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大姓

嘗拜懷令大姓李子春豪猾并兼爲人所患憙聞其二孫殺人即窮詰其姦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請者數十終不聽

婦孺

始帝讌内戚諸夫人各言趙憙篤義多恩征遭赤眉出長安皆蒙憙濟活帝引見謂日卿非特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恩

信義

憙素以信義著名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初游隴蜀後歸光武累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以征五溪蠻病

卒年六十三明帝時追謚忠成

漢代征蠻兩伏波南交銅柱獨嵯峨謗騰宮闕威名掩
禮肅閨門德誼和畫虎方人申誠諭跕鳶有弟感蹉跎
雲臺卻借椒房抑建武勳臣恨事多

伏波 一爲路博德 **銅柱** 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 **謗騰** 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自南方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 **禮肅** 先是兄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還書誡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 **畫虎**

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跕鳶

嘗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雲臺

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世祖時為護軍進建義大將軍定封鬲侯建武二十四年卒

玉○璽○懸○知○日○角○歸○攀○龍○附○鳳○起○寒○微○優頒白蜜新承寵

進擊黃鄖大合圍講舍先升堂與覲乘輿親候闕廷依

人臣詎可膺王號降爵稱公正帝譏

日角 世祖初爲大司馬祐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讖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

攀龍 後諸將請即尊位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於矢石之下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白蜜 東觀記曰上在長安時嘗與祐共買蜜合藥上追念之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時共買蜜乎其親厚如此

黃鄖 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延岑戰於東陽岑敗走收得印綬九十七進擊黃鄖降之賜祐黃金三十斤

講舍 祐爲人質直尚儒學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王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

親候 祐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續漢記曰祐至南蠻爲賊所傷上親候視之

王號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奏言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爲公帝卽施行

王良 字仲子東海蘭陵人建武初徵拜諫議大夫遷沛郡太守病不之官徵拜太中大夫進大司徒司直後以病歸屢徵不至卒於家

歌舞羅衣競翦裁田間荊布曳柴回型家有法齊宣秉
對掾無書服飽恢開國風標雙瓦器立朝霜操一鈞台
滎陽進道猶嫌數入聲良友箴規亦異才

荊布 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司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

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宣秉

秉字巨公光武初拜司隸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榮陽

最後以病退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

張純

字伯仁京兆杜陵人安世曾孫建武初拜太中大夫襲封富平侯遷五官中郎將更封武始侯累官至大司空卒謚曰節

一篇封禪漢遺文北黍南茅瑞薦勳豈效祖龍銘刻石

遂追司馬筆淩雲明堂合並經師重太廟能裁祫議紛

每日視朝過日昃何無謙德佐英君

封禪

建武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明中興勒功勳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遺文

見司馬相如詩証

北黍

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三眷之茅所以為藉也見管子書又西鵝東鰈南茅北黍見文心雕龍又薦勳祖廟見班超傳

明堂

純案七經識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

太廟

純以宗廟昭穆失序奏定其禮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又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禘以夏四月祫祭以冬十月斯典之廢於兹入年請以時定議帝從之

視朝

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見本紀

索盧放 字君陽東郡人光武時官洛陽令轉諫議大夫後以疾去卒於家

義烈還能隱逸終當年對使氣熊熊繡衣亦懾寬仁論華紱難縈淡泊衷賢令聲名欽政美與朝諫議效言忠南宮輿到雲臺見不易柴門桂樹叢

隱逸 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石遣歸除其子爲太子中庶子遂終不對使 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使日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賢令 武建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

申屠剛 字巨卿茂陵人嘉七世孫光武時歷官尙書令以忤旨謫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卒於家

恨難解組卧林邱來往岷巴二十秋御史詔徵宜諫職
將軍書獻乃嘉猷河山西顧懲荒宴田里東歸憶舊游
臣諍不因君意改史魚汲黯果堪儔

解組 始剛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 **御史** 光武以詔書徵剛剛到拜侍御史遷尙書令 **將軍** 先是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以忠孝大義說之不聽漢有詔徵剛剛將歸復與囂書再開陳大義亦不聽 **西顧** 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 **臣諍** 剛以數切諫失旨數年降爲平陰令復徵拜太

中大夫以病去官

史魚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爲人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建武初除郎中拜諫議大夫明帝時歷遷大鴻臚卒年七十一

寇鋒何事困包咸。晨夜書聲志不凡。父子帝師名德重。往來賓範禮儀嚴。鑾輿下賁儒生第。講幄仍兼諫議銜。東海尚留精舍在。傳經章句待開函。

晨夜少爲諸生受業長安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父子**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累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子福於章帝元和初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往來**初會稽太守黃讜署咸戶曹史欲召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鑾輿**明帝以咸有師傳恩而素淸苦常特

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

東海 先是赤眉既釋咸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

尹敏 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建武初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三遷長陵令免官復除郎中進諫議大夫卒於家

幸遇通儒旦夕陪。三公交辟府雙開。高山流水知音合。夢蝶觀魚樂意該。無口焉能為漢輔。同心惟許識班才。如何重識輕箕範。未卻他年峻急災。

通儒 通儒上才見班彪詩註 交辟 時班彪辟大司徒況府敏亦辟大司空宋宏府 觀魚 敏與彪友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瘦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無口 帝以

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焉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效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

箕範

初敏為諸生於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待詔公車

張湛 字子孝扶風平陵人光武時歷官光祿勳太子太傅以郭后廢不朝拜太中大夫後拜司徒辭疾去

妻孥禮遇若嚴君。動必矜莊世罕聞。關輔政閒修竹素。寺門步緩指榆枌。履危端賴人知止。詐善何妨我亦云。曉色一鞭隨白馬。帝廷猶策諫臣勳。

禮遇

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竹素

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籍設條教

寺門

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日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日禮下公門式輅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履危

其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

詐善

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日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自馬

初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必陳諫其失常乘自馬帝每見湛輒言自馬生且復諫矣

馮衍

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初為更始將軍光武時官司隸從事

舊怨全消季布郎○若離一致例高光○獨封鮑永身偏黜

深結陰興罪敢亡國○遇○讒○臣○家○妒○婦○生○留○氣○誼○死○交○章○

松喬節配懷清靜志顯陵雲寄慨長

季布 鮑永嘗謂衍日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章懷註謂以季布爲郎中也

鮑永 初衍與鮑永等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之而衍獨見黜

陰興 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交結由是爲諸陰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是得罪嘗自請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讒臣 初衍爲狼孟長以罪推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爲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信之卿共排間衍遂不得入

妒婦 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遂埳壈於時

松喬 衍嘗言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又曰驅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

命其篇曰顯志又處清靜以養志及配松喬之妙節皆顯志賦中語

陳　元　字長孫蒼梧廣信人光武時舉博士第一後辟司空府又辟司徒府以病去卒於家

按廣信即今廣東封川縣

里閭觴豆款比鄰。閉戸難招篤學人。一疏范升矜小辯。千秋左氏得功臣。殘經克守傳家業。大體宜優相國身。卓卓諫章多剴直。惜今郊廟禮虛陳。

篤學　元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

左氏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請闕上疏有曰升等所言抉瑕擿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大體**後大司農江馮上
蔣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言宜令司隸校尉
督察三公元上疏言當勢必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
有督察公輔之名使網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帝
從元嘗數陳當世便事及郊廟之禮帝不能
之**諫章**用以病去年老不廢學子堅卿有文章
桓譚字君山沛國人光武時拜議郎給事
中後謫六安郡丞道病卒年七十餘

五色雲中鳳羽鶱翩翩藻采振詞園匡時政有文臣疏。
非讖書高正士言戚晼上規門客冷靈臺下謫郡丞寃。
歆雄一例趣新室掌樂頭銜悵並論。

時政宋宏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
又言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
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戚晼**始哀帝時董賢寵幸譚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勸皇后父傅晏言宜謝

遣門徒務執謙愨乃修己正家避禍之道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無驅使醫巫外求方技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時

靈臺

光武詔會議靈臺所處遂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

歆雄

謂劉歆揚雄

掌樂

初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不言莽時僅爲掌樂大夫

杜林

字伯山茂陵人光武時歷官大司空卒官帝親臨喪除子喬爲郎

高標峻節領儒紳僭偽何能友與臣隴坻鹿車慙刺客

河湄虎窟怵天神西州事聚羣僚憚東海經傳後學遵

郊祀議來科禁滅一時博洽信無倫

峻節 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治書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疆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閉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

刺客 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容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天神 始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盜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刀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令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

西州 徵拜侍御史召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

林以名德用甚尊憚焉

東海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窮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並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郊祀

時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科禁

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令憲律輕薄故姦先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請滅之

博洽

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有文采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

郭憲

字子橫宋人光武時代張湛爲光祿勳後以病辭退卒於家

斷靷車迴卒罷兵朝班孰可比觥觥方隅底定餘龍戰
邊。塞。蕭。閒。息。馬。鳴。酒。潠。火。驚。郊。北。救。衣。焚。風。憶。海。東。清。
當年守禮師資貴曾使奸雄懾義聲

斷靷 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
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
其後潁川兵起乃迴駕而還時匈奴數犯塞帝
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 觥觥 患之乃召百官廷
議憲以爲天下疲倣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
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
關東觥觥郭子 酒潠 以賢代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
橫竟不虛也 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執
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 少師
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潠同日 衣焚 事東
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
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今君賤道長貴竊所不

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濵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

劉　平　原名曠字公子彭城人光武時舉孝廉爲議郎明帝郎位遷侍中拜宗正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莫嗟伯道跡懸殊棄子心憐弟女孤創代府君傾血飲食供老母願身屠一生奇節惟忠孝三事高名仰楷模獄訟庭空遺愛在況兼賢哲引天衢

伯道指鄧攸全姪事棄子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

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平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泣涕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府君

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

三事

尚書僕射鍾離意薦平及瑯琊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瑯琊王望楚國劉平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

庭空

嘗拜

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
從役剟吏太守行部獄無繫囚四人自以得所不知所
問唯班部
書而去
賢哲
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
達名士選承宮繇恁等在位八年辭退
蔡茂
字子禮河內懷人建武時徵拜議郎
歷官司徒卒官年七十二賻贈甚厚

嘉禾三穗殿梁高跳取中間趒不牢郭賀夢占知秋進
蕫宣姦討厲才豪綸○扉○淸○儉○承○新○眷○經○奧○淹○通○憶○舊○勞○
爲問河西供給日○辭贏從未濫絲毫○

三穗
茂爲廣漢太守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
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
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
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秋雖曰失之
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也
之句月而茂徵焉章懷註曰極殿梁也

姦討
洛陽令
蕫宣糾

舉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薦宣剛正欲
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目董宣直道不顧于主討
姦及其蒙宥天下抵目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
請勑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羅之情光武納之清
茂在職清儉匪懈

儉經與

茂於哀平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遷侍
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
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爲張掖太守固辭
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
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

鄭興

字少贛開封人初事更始爲涼州刺史光
武時徵爲太中大夫後左轉蓮勺令復以
事免卒
於家

千秋絕業紹巾箱天鳳傳經訓詁詳妻子同歸因父母
漢臣獨諫比周王不爲讖語阿郊祀直舉時災繫國殃

家學蟬聯蓮勺去饒君教授老閿鄉

訓詁 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父母 隗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更徙興舍禮之興入見曰興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興妻子俱東

周王 初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己自高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說囂以忠信囂竟不稱王

識語 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識斷之何如興曰臣不爲識帝怒曰卿之不爲識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時災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上言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今陛下高明而羣

臣惶促宜留思柔剋以成屈己從衆之閿鄉興好古
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書奏多有所納學尤明
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衞宏之屬莫不斟
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
有鄭賈之學其後興左轉蓮勺令復以事免與去蓮
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老於家
子衆最
有名

十四

東海恭王彊 光武帝子初爲太子以母郭后廢固讓願就藩國封東海王都魯卒年三

采藥逃荆至德隆泱泱東海襲高風不安儲位身全孝
願備藩臣性表忠鐘簴懸如皇帝制棟樑材想魯王宮
山從封岱辭歸國猶荷龍旂禮意崇

落臣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固辭儲貳鐘簴彊既封東海帝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鐘簴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魯王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龍旂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後歸國及卒帝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以龍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光武時拜郎中遷侍中兼虎賁中郎將在職十八年卒於官

一舉明經豈久淹京房易學夙心潛羣臣大會郎中立

三字忠規陛下嚴帝勑尚書銷禁錮人驚重席聳觀瞻

南陽魏滿淵源共名附篇終正未嫌

京房憑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大會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

忠規

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

重席

後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魏滿

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宏農太守

劉昆

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裔光武初除江陵令徵為光祿勳拜騎都尉以老乞骸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

止風降雨火消多德化還驚虎渡河長者言高宜載策
巨姦獄險欺權羅授經能致龍鱗責習禮猶聞蒐首歌
雲會京師儒學盛耆齡講藝慶投戈

止風　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　渡河　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　長者　建武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巨姦　初王莽世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乃免　授

經帝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雲會

儒林傳序曰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光武中興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衞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